



柳文記

十五

二十六記
二十七記
二十八記

16
245
15



同會
政印

明和16
245
卷16

唐柳河東集卷第二十六

明樵李蔣之翹輯注

記

監察使壁記

貫穿經史，慶慶愈，律照應皆極謹嚴。

禮檀弓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

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是必禮與敬皆足而

後祭之義行焉

禮謂俎豆牲牛之屬

周禮祭僕視祭祀

有司百官之戒具誅其不敬者漢以侍御史

監祠唐開元禮凡大祠若干中祠若干咸以

所可東集卷二十六

御史監視祠官有不如儀者以聞其刻印移書則曰監祭使寶應中尤異其禮更號祠祭使俄復其初又凡制供祠之吏雖當齋戒得以決罰由是禮與敬無不足者周禮祭僕堂受命于王以

既以眠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糾百官之戒具既祭率羣有司而反命以王命勞之誅其不敬者戒具牲物也漢百官志侍御史凡郊廟之祠及大朝會大封拜則一人監威儀有遺失則劾奏之明皇開元中張說以顯慶禮注前後不同定加折衷以為唐禮乃詔蕭嵩等撰定號大唐開元禮舊史職官志監察御史監祭則閱牲牢省器服不敬則劾祭官新史志云監察御史泄宴射習射及太祠中祠視不如儀者以聞肅宗上元二年改元寶應與

元元年號監祭使聖人之於祭祀非必神之也蓋亦附之教焉事於天地示有尊也不肅則無以教敬事於宗廟示廣孝也不肅則無以教慶事於有功烈者示報德也不肅則無以勸善禮記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成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凡肅之道自法制始奉法守制由御史出者也故將有事焉則祠部上其日吏部上其官奉制書以來告然後頒于有司以謹百事太常修其禮兗祿合其物百工之役先一

日成至于祠而致閱焉御史會公卿有司執簡而臨之

漢書大常秦官掌宗廟禮儀唐志先祿卿一人凡祭祀省牲饗濯溉

菜果之饌必實於庖廚鐘鼓笙竽琴瑟戛擊

之樂篥篥綴兆之數必具於庭內樽彝罍洗

俎豆醴斝之器必絜于壇堂之上奉奠之士

贊禮之童樂工舞師洎執役而衛者咸引數

其實

案音吝盛音成戛訖點切篥音筍篥音巨轉音雷洗音薛醴音盞斝音賈又音駕役一作戛引數一作列若書戛擊鳴球注戛擊即祝故所以止樂釋名所以懸鼓者

橫日篥縱日篥禮記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綴謂舞者行列相連綴兆謂位外之管兆也醴斝鬱鬯罍又玉爵名

設篥朴于堂下以修官刑而羣吏莫敢不備物羅秦牘于几上以嚴天憲而衆

官莫敢不盡誠而祭之日先升立于西階之

上以待卒事其禮之周旋樂之節奏必周知

之退而視其燔燎瘞埋終之以敬也

筆止蓋切朴音木切燔音煩燎音子瘞於側居常則飭四方

祀貢之物以時登于王府服器之修具祠宇

之繕理牛羊毛滌之節三宮御廩之實畢備

而聽命焉一曰祀貢注祀貢犧牲包茅之屬
周禮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
望祀各以方之色牲毛之毛之取純毛也禮
記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滌牢中所搜
除處也穀梁傳桓公十四年甸粟而納之二
官三宮米而藏之御廩甸
甸師掌甸之官三宮夫人
 舊以監察御史之
 長居是職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御史多缺予
 班在三人之下進而領焉舊史貞元十九年
十一月監察御史
崔遠入臺近不練故事違式蒸崖州十一月
二月監察御史韓愈李方叔皆得罪
 明年
 中山劉禹錫始復舊制由禮與敬以臨其人
 而官事益理制令有不宣于時者必復于上

革而正之於是始為記求簿書得是職者若
 千人書焉

四門助教廳壁記

唐六典北齊國子寺有四門助教二十一人

隋初置四門助教五人從九品下唐因置三人掌同國子

周人置虞庠于四郊以養國老教胄子祭統
 曰天子設四學蓋其制也禮記祭義天子設
四學注四學謂四
郊之虞庠土制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
於虞庠書命夔典樂教胄子胄子國子也今
云祭
 易傳太初篇曰天子且入東學畫入南
 學夕入西學暮入北學蔡邕引之以定明堂

之位焉

東漢志蔡邕明堂論云明堂者天子大廟所以崇禮其祖配上帝者也謹

承天隨時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稚之學朝請侯選造士於其中故為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云云此皆明堂太室辟雍太學事通合之

義也太戴禮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以貴仁入南學以貴信入西學以貴德入北學以貴爵

賈生述之以明太子之教焉

太戴禮保傅篇帝入東學尚親

而貴仁帝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漢書賈誼曰及太子長少知妃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云云此又學者既成上則百姓黎民化故曰為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輯於下矣

參明堂之政原大教之極其建置之遺弘也

四學一作後魏太和中立學于四門置助教

四門之學二十人隋氏始隸于國子而降置五人皇朝

始合于太學又省至三人員位彌簡其官尤

難非儒之通者不列也

北史劉芳傳太和二年發教立四門博

士於四門置學古之四學本在四門學之郊至是以其遠遠故始置于四門四門學之

制掌國之上士中士下士凡三等侯伯子男

凡四等其子孫之為胄子者及庶士庶人之

子為俊士者使執其業而居其次就師儒之

官而致正焉

舊史志四門博士三人助教三人四門博士掌教文武七品以上及侯伯子男之子為生者若庶人之子為俊士生者教法如太學通四經業成上於尚書吏部試登第

者加階放選也助教之職佐博士以掌鼓篋

榎楚之歧令令分其人而教育之其有通經

力學者必於歲之杪升於禮部聽簡試焉

榎切杪音眇。學記入學鼓篋孫其業也榎楚二物岐其威也注故篋擊鼓營殿乃發篋

出所以治經業榎榎也楚荆也二課生徒之進

者所以朴撻犯禮者杪木末也退必酌于中道非博雅莊敬之流固不得臨

於是故有去而升于朝者賀祕書由是為博

士歸散騎由是為左拾遺舊制以拾遺為八

品清官故必以名實者居於其位

舊史賀知章舉進士

初授國子四門博士遷太常博士改太子賓

客授祕書監歸崇敬天寶中舉博通墳典科

對策第一遷四門博士有詔舉才可宰百里

者復策高等授左拾遺德宗時遷翰林學士

左散騎貞元中王化既成經籍少閒有司命

太學之官頗以為易專名譽好文章者咸恥

為學官至是河東柳立始以前進士求署茲

職天水武儒衡闔中歐陽詹又繼之是歲為

四門助教凡三人皆文士京師以為異

士得弟謂之余與立同祖於方興公一本無於
 之前進士字。方興公名僧習後魏時為揚州大中與
 正尚書右丞方興公蓋子厚之八世祖與
 武公同升於禮部子厚與儒衡同舉進士與
 歐陽生同志於文生無四門助教署未嘗紀
 前人名氏余故為之記而由夫三子者始有
 焉字

武功縣丞廳壁記

武功縣唐屬京兆尹今屬陝西西安府序
 言貞元十年丞廳壁壞官署舊記
 皆逸後二年陳南仲居是官乃因其
 族子存持地圖求為記蓋十八年也
 子厚時為藍田尉。文莊雅與監祭

使四門助教記同一機局

殷頌曰邦畿千里周制千里之內曰甸服穀

梁謂之寰內諸侯為王內臣其制甚重詩商

鳥之文王制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
 日流穀梁傳隱公元年祭伯來寰內諸侯非
 有天子命不得出會諸侯今京兆尹理京師
 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

部二十有三縣幅員之廣其猶古也唐之京

州之地秦之咸陽而漢之長安也唐屬關內
 道云京兆尹理京師在隋領大典長安新豐
 南鄭華陰藍田鄠盩厔始平武功上宜醴泉
 涇陽雲陽三原宜居同官華原富平萬年高
 陵二十三縣唐初改為雍州而縣之廢置亦
 不一詩商頌幅員既長注幅廣也員均也

縣吏之長曰令曰丞丞之位正八品下蓋丞

述六職以輔其令也丞謂佐也唐制畿縣丞二人正八品下秦

漢有丞相今尚書有左右丞御史中丞至于

九卿之列亦皆有丞下以達天下之縣政有

小大其旨同也漢表丞相秦官有左右高祖置一丞相後更名相國唐制

尚書省令一員左右丞各一員通典九卿謂

太常宗正大理衛尉光祿司農太僕鴻臚太

府武功為甸內大縣按其圖古后稷封有

之地秦與部同音胎秦后稷所封秦作四

十一縣秦美陽武功各異至是合焉蓋嘗為

稷州已而復縣漢志右扶風有秦美陽武功

為甸內縣最大武德三年以武功好時蓋屋

扶風四縣置稷州蓋因后稷所封為名貞觀

元年州廢縣皆屬京兆天授中復置稷州大足元年又廢如初其土疆沃美

高厚有丘陵墳衍之大周禮大司徒辨其山

隰之名物注土高曰丘大阜其植物豐暢茂

遂有秬秠藿菽之宜秬音巨秠音丕藿胡各

在菽戎豆稂無黍秠一稗三米其人善樹藝

其俗有禮讓宜乎其大雅之遺烈焉上之所

藿菽見毛詩生貞元十五年岐邑于南里既

民大雅之文

再可復集卷二十一

成新城凡官署舊記壁壞文逸而未克繼之
 者後三年而潁川陳南仲居是官邑人宐之
 號為簡靖因其族子存持地圖以來謁余為
 記夫以武功疆理之大人徒之多而陳生以
 簡靖輔其理斯固難矣漢高帝嘗詔天下凡
 以戰得爵七大夫公乘以上令丞與抗禮故
 為吏蓋難七諸本作士非是。漢高三年詔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異日秦民爵五大夫以上令丞與抗禮七大夫公大夫也爵第七故謂之七大夫公乘爵第八
 今天子崇武念功與漢初相類分禁旅以

守縣道武功為多陳生為丞於是而又職盜
 賊其為理無敗事吾庸可度哉為之記云一作吾庸可以度哉或皆作慶

盤屋縣新食堂記

盤音舟屋音室。水曲曰盤山曲曰屋縣

初屬京兆府後鳳翔府今西安府。叙次與廢語極綿至痛快

貞元十八年五月某日新作食堂于縣內之
 右始會食也用左傳紀事體作配句法甚未自兵興以來西
 郊捍戎縣為軍壘二十有六年羣吏咸寓于
 外兵去邑荒棟宇傾圯又十有九年不克以

居地部鄙切。唐自天寶亂後，兵政紊蕩，肅
 宗時京畿之西，以神策軍鎮之，皆有屯營
 軍司之人散處畿內，皆恃勢凌暴，民間苦之。
 此記謂西郊捍戎者也。自肅宗乾元元年，至
 德宗建中四年，為二十六年，是歲李希烈反，
 十月涇原節度使姚合言反，犯京師，德宗如
 奉天西郊之
 屯至是去矣。由是縣之聯事離散而不屬。凡
 其官僚罕或覲見。周禮祭祀之聯事賓客及
 之聯事聯事謂通職也
 是主簿某病之，於是且掌功役之任，廩庫既
 成，學校既修，取其餘財以構斯堂。其上棟自
 南而北者，二十有二尺，周阿峻巖，剡楹齊同，
 其飾之文質階之高下，視邑之大小，與羣吏

之秩不陋，不盈高山在前，流水在下，可以俯
 仰，可以宴樂。易上棟下宇以避風雨。數語
 畫斯堂之規制已盡併與堂外
 之景著既成得美財可以為食本月權其贏
 之矣
 羞膳以充，乃合羣吏于茲，新堂升降坐起以
 班，先後始正位，秩之叙，禮儀笑語講議往復，
 始會政事之要，筵席肅莊，樽俎靜嘉，燔炮烹
 羞，益以酒醴，始獲僚友之樂。卒事而退，舉欣
 欣焉。樽俎一作籩豆一作豆
 炮與魚同能與任同音稔曰：惟禮食之
 來古也。今京師百官咸有斯制，旬服亦玉之

內邑且官有聯屬則宐統會以齊之也嚮之
離而今之合其得失也遠甚我是以肅焉而
莊術焉而和羣疑以亾嘉言以彰晉語悼公
使魏絳反
禮食之禮食之旨乎其在此堂也不惟其馨香醉飽
之謂某之力也夫宐伐石以志使是道也不
替于後乃列其事來告使余書之

請使兼御史中丞壁記

唐初請使未嘗
如御史之名自

明皇開元以來使之制愈重故有兼
御史者德宗時置東都畿觀察而以
留臺御史中丞為之建中開又以御
史中丞一員為理廳使故兼御史中

貞元二十一年間其有兼中丞為節度
使者曰楊國忠曰令狐彰曰宗正卿
琬曰盧羣有為節度觀察處置使者
曰蕭華有為團練觀察使者曰李栖
筠曰李道昌有為節度觀察使者曰
張獻恭有為觀察使者曰杜亞曰衛
晏曰楊頊有為都團練使者曰吳希
光曰張愔有為經畧使者曰戴叔倫
曰張正元有為開南詔使者曰袁滋
有為節度度牒後者曰田悅明皇幸蜀
有為置頓關道使者曰韋諤曰宋若
思是皆兼中丞者也外又有自為中
丞出為使者或疏決囚徒或賑恤水
旱或黜陟官吏又有兼御史大夫而
使者或為節度或為轉運度支鹽鐵
或為防

禦請使

古者交歧於四方謂之使今之制受命臨戎職無所統屬者亦謂之使凡使之號蓋專焉而行其道者也開元以來其制愈重故取御史之名而加焉至于今若干年其兼中丞者若干人其使絕域統兵戎按州部專貨食而柔遠人固王畧齊風俗和關右大者戡復于內拓定于外皆得以壯其威張其聲其用遠矣假是名以蒞厥職而尊嚴若是況乎總憲度於朝端樹風聲於天下其所以翼于君正

于人者尤可以知也

戡音堪。左傳侵敗于

武公以厚德在位甚宏其官視其署有記

諸使中丞者而多闕漏於是求其故於詔制

而又質於史氏增益備具遂命其屬書之

二十一年武元衡遷御史中丞時以詳且曰由

其號而觀其實後之居於斯者有以敬于事

一有乎字

館驛使壁記

新史百官志駕部掌傳驛驛有長舉天下四方之所

那可東集卷三十六

雖綜紀點綴繁密而縱橫用意甚嚴非大有筆力者不易為此茅坤曰中條貫麗雜而文所點處若掌郭正域曰雄健

凡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途畢出於邦畿之內奉貢輸賦修職於王都者入于近關則皆重足錯轂以聽有司之命徵令賜予布政於下國者出于甸服而後按行成列以就諸侯之館故館驛之制於千里之內尤重入于近關一作入于關重平聲行戶部切漢書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之重足而立徵名也自萬年至于渭南其驛六其蔽曰

華州其關曰潼關萬年今咸寧縣也與渭南皆屬西安府唐京兆府唐

驛六其蔽曰同州其關曰蒲津樂陽唐屬華州今省入咸

寧縣唐同州馮翊郡今亦屬西自灞而南至

于藍田其驛六其蔽曰商州其關曰武關灞水出藍田谷西北入于渭藍田屬京兆府唐

長安至于盤屋其驛十有一其蔽曰洋州其

關曰華陽長安縣屬西安唐京兆盤屋已詳前洋州唐洋州郡今為縣屬漢中

自武功而西至于好時其驛

府華陽關在洋

縣北八十里

三其蔽曰鳳翔府其關曰隴關時音止○武

北府隴州西七十里自渭而北至于華原其

驛九其蔽曰坊州州屬西自咸陽而西至于奉天其驛六

郡今中部縣其蔽曰邠州咸陽奉天皆京兆府縣奉天今

屬西由四海之內總而合之以至于關由

之內率而會之以至于王都華人夷人往復

而授館者旁午而至周語司里不授館傳古

奉符而閱其數縣吏執牘而書其物驛傳今

驛也

寓望迎勞之禮無曠於日周禮置有寓望注

之舍候而春秋朝陵之邑皆有傳館其飲飫

餼饋咸出於豐給繕完築復必歸於整頓於

而用其積於是有出納奇贏之數句會校

之吏奇音羈句音構會大曆十四年始命

使史為之使俾其成以質于尚書大曆十

四年兩

知驛號館驛使季月之晦必合其簿書以視

柳河東集卷之六 十四

其等列而校其信宿必稱其制有不當者反之於官尸其事者有勞焉則復于天子而優升之勞大者增其官其次者降其調之數又其次猶異其破績官有不職則以告而罪之故月受俸二萬于太府史五人承符者二人皆有食焉周禮天官太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人一頒其貨于受藏之府一頒其賄于受用之府先是假廢官之印而用之貞元十九年南陽韓泰告于上始鑄使印而正其名泰字安平貞元二十年然其嗣當斯職與子岸同為監察御史

未嘗有記之者追而求之蓋數歲而往則失之矣今余為之記遂以韓氏為首且曰修其職故首之也

嶺南節度饗軍堂記

有使字 本林嚴鉅麗是大手筆唐順之日通篇

無一浮語王世貞曰閱壯茅坤曰嶺南節度使所領者重鎮所建饗軍之堂制亦弘敞而文亦稱

唐制嶺南為三府部州以十數其大小之戎號令之用則聽于節度使焉令一作名○又府謂廣州

伐收又下蔡梁轉元戎所乘之車
謂之太戎一從後行者謂之小戎
 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訶陵西抵大夏康居環水而國
 以百數則統于押蕃船使焉
一無焉字○流求東夷訶陵南蠻也
 大夏康居西域二國名嶺南節度兼押蕃船使
 內之幅員萬里以執秩拱稽時聽致命
一本執上有就字拱下十七年作執秩以正其官執秩主爵秩之名吳語曰擁鐸拱稽注拱執也稽計兵名籍也
 外之羈屬數萬里以譯言贊寶歲帥貢職
外下有境字○羈屬謂所管羈縻州也
 合二使之重以治于廣州
 故實軍之事實無與校大且實有牲牢

餼嘉樂好禮以同遠合疏軍有犒饋宴饗勞
 旋勤歸以羣力一心
合下一有外字饗音邕餼音戲○周官又禮吉凶賓軍嘉詩雖有牲牢饗餼不肯用也注牛羊豕為牲擊養者曰牢熟曰饗腥曰餼饗熟食也餼饋餉也詩疏出軍以勞旋杖杜以勤歸於是治也開閣階序不可與他邦類必厚棟大梁夷庭高門然後可以上充於揖讓下周於步武
開門也兩雅衙門謂之閣東西牆謂之序夷大也
 今御史大夫扶風公廉廣州且專使增德以來遠人申威以修戎政大饗宴合樂從其豐盈
元和八年十一月以御史

大夫扶風郡公馬總為二嶺南節度使先是為堂於治城西北既
 其位公北向賓眾南向奏部伎于其西視泉
 池于其東隅與庠側庭廡下陋日未及脯則
 赫炎當日汗眩夏祀而禮莫克終故凡太宴
 饗大賓旅則寓于外壘儀形不稱既于侯切
一作漏脯音通一作是○既隅也爾雅室
 西南隅謂之奧庫下也日加申時日脯公
 於是始斥其制為堂南面橫八楹從十楹饗
 之宴位化為東序西又如之其外夏衣之次
 膳食之宇列觀以游目偶亭以展聲彌望極

顧莫究其往泉池之舊增濟益植以暇以息
 如在林壑問工焉取則師輿是供問役焉取
 則蠻隸是徵問材焉取則隙宇是遷或益其
 闕伐山浮海農賈拱手張目視具乃十月甲
 子克成觀去聲焉字並於虔切○輿公命饗
 于新堂幢牙茸纛金節析羽旂旗旒咸飾
 于下鼓以鼗音金以鐸鏡幢傳江切茸而容
旂一作旒音音音音○幢幢牙牙旗纛以旒牛
尾為之置左駢馬首大如斗名羽葆幢周禮
山國用虎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又軍
吏載旗百官載旗又熊虎為旗鳥隼為旗全

羽為旛析羽為旌又諸侯執音鼓軍將執音鼓卒長執鏡兩司馬執鐸鼓人日以音鼓軍事以音鼓鼓金奏以金鏡止鼓以金鐸通鼓注大鼓謂之賁長八尺音鼓長六尺六寸鏡如鈴無舌有秉執公與監軍使肅上賓延而為之以此擊鼓

羣僚將校士吏咸次于位弁裳芻衣胡夷蠻

蠻睢盱就列者千人以上芻音計蠻音誕睢火佳切○弁芻皆

蠻夷所服書鳥夷弁服弁草也芻類織毛為之芻西胡毳布若今毼及氍毹之類南方夷

日蠻睢盱張目貌或云睢仰目盱張目也

釧鼎體節燔炮裁炙羽鱗狸互之物沈泛醜盎之齊均飫于卒士釧刑裁側吏切炙之夜切狸音埋互一作乎以互字俗體作乎而誤也醜他禮切盎於浪切

齊才詣切○釧盛羹之器體謂全體節謂支節也裁大羹也炙燔肉也周禮饗人掌取互物以時籍魚鼈龜蜃凡物注互謂有甲介者狸自狸伏于泥中者又酒正辨五齊之名一泛齊二醴齊三盎齊四醖齊五沈齊也注泛者泛泛然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醜者色紅赤沈者成而滓沈也

興王之舞服夷之伎揆擊吹鼓之音飛騰幻怪之容寰觀于遠邇揆先結切亦作曷吹

去聲幻一作眩○興王舞謂七德舞九功舞之類服夷伎唐有西涼伎天竺伎龜茲伎安國伎疎勒伎康國伎之類禮成樂遍以叙而幻怪如魚龍曼延之戲

賀且曰是邦臨護之大又人合之非是堂之制不可以備物非公之德不可以容眾曠于

往初肇自今茲大和有人以觀遠方古之戎
 政其曷用加此兼又人謂嶺南節度華元名大
 夫也殺羊而御者不及左傳宣公二年宋華
 羊食士其御羊不與及戰日時昔之羊殺
 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霍
 去病良將軍也餘肉而士有飢色漢霍去病
 不省士其從軍上為遣太官齎數十猶克稱
 乘既還重車餘弃梁肉而士有飢色能
 能以垂到今矧茲具美其道不廢願刻于金
 石以永示後祀遂相與來告且乞辭某讓不
 獲乃刻于茲石云一本無云字

邠寧進奏院記

貞元四年張獻甫代韓游瓌領邠寧節度使亦
寧軍素驍悍獻甫嚴因游瓌去遂縱掠邀范希朝為帥都將楊晟朝詩首亂者獻甫得入後為斯院故子序記之云云

凡諸侯述職之禮必有棟宇建于京師朝觀
 為修容之地會計為交政之所其在周典則
 皆邑以具湯沐其在漢制則皆邸以奉朝請
 唐興因之則皆院以備進奏政以之成禮於
 是具由舊章也邸一本作邸同請才性切
也邸朝宿之舍在京師皇帝宅位十一載悼
春漢律春三曰朝秋三曰請

邊氓之未_レ又惡_レ兇虜之猶_レ阻_レ博求羣臣以_レ朗
 寧王張公為_レ能_レ俾_レ其建_レ節制符守股肱
張獻甫
 之郡統_レ爪牙之職董_レ制三軍撫_レ柔萬人乃新
 斯院弘_レ我舊制高_レ其開闔壯_レ其門閭以_レ奉_レ王
 制以_レ修_レ古典至_レ敬也_レ以_レ尊_レ朝覲以_レ率_レ貢職至
 忠也_レ執_レ忠與_レ敬臣_レ道_レ畢矣舊制一公嘗_レ鳴_レ珮
作舊規
 執_レ玉展_レ禮天朝又嘗_レ伐_レ叛獲_レ醜獻_レ功魏闕_レ其
 餘歸_レ時事修_レ常職實_レ屬受_レ辭而來使_レ旅賁表
 章_レ而上謁_レ稽_レ疑於_レ太宰質_レ政於_レ有司下_レ及_レ本

毛之臣傳遽之役川流環運以達教令大凡
 展采於中都率由是焉賁音奔唐史獻甫
中監從河中節度使賈耽討梁崇義有勞德
宗西幸又從渾瑊討朱泚戰多累遷至金吾
將軍檢校工部尚書李懷光叛吐蕃盜
邊獻甫領禁兵戍咸陽累年兵農悅安
 斯院者必獲歷閭闔登_レ太清仰_レ萬乘之威而
 通_レ內外之事王宮九關而不開轅門十舍而
 如_レ近斯乃軍府之要樞邠寧之能政也樞
亦一作朗離騷經各令帝闈開關兮倚闈
闔而望予注閭闔天門也廣雅輕清者上
天故天為太清九關言天門九重也字見
鬼左傳晉楚治兵會於中原其避君三舍注

三十一里 惟公端明而厚溫裕而肅宏畧特
 出一志高邁施德下邑而黎人咸懷設險西
 匪而戎虜伏息茂功益于太常盛烈動於人
 聽則斯訖之設乃他政之末者也設險一作博敵茂一作
作戎○唐史獻甫至鎮斷山峻壘選巖要地
築烽堡請復鹽州及洪門洛原鎮屯兵詔可
獻甫遣兵馬使魏光遠吐蕃築
鹽夏二城虜眾畏不敢入寇贊公於他政
 之末故詞不周德稱公於天子之都故禮不
 稱位斯古道也貞元十二年十月六日河東
 柳宗元為記

興州江運記

江嘉陵江也一統志在漢中府鳳縣北一里西自大散關來經兩當縣與川江合始通舟楫而縣東之斜谷河紫金山縣西之小峪河紅崖河縣南之東溝河並羊河俱流注之○僕茂典實自是傑作虞集日點次水陸利害處如掌

御史大夫嚴公技于梁

貞元十五年以興州刺史嚴礪兼御史大夫為山南西道節度使礪本梓州鹽亭縣人書華陽黑水惟梁州梁即山南道

嗣天子舉周漢進律增秩之典以親諸侯

作用○五年自貞元十六年至二十一年謂公
 年也二十一年順宗即位元元和
 有功總理行就加禮部尚書是年四月使中

謁者來錫公命

嚴礪加禮部尚書新舊傳逸之漢書百官表謁者堂實贊

受事灌嬰為中謁者後常以閣人為之賓僚

吏屬將校卒士鰥老童孺填溢公門舞躍歡

呼願建碑紀德垂億萬祀公固不許而相與

怨咨遑遑如不飲食於是西鄙之人密以公

刊山導江之事願刻巖石西一作四密一

曰維梁之西其蔽曰某山其守曰興州興州

之西為戎居歲備亭障實以精卒以道之險

隘兵困于食守用不固公患之一無患之曰吾

嘗為興州凡其士人之故吾能知之一無自

長舉北至於青泥山又西抵于成州過栗亭

川踰寶井堡崖谷峻隘十里百折負重而上

若蹈利刃盛秋水潦窮冬雨雪深泥積水相

輔為害顛踣騰藉血流棧道糗糧芻藁填谷

委山馬牛羣畜相藉物故餽夫畢力守卒延

頸嗷嗷之聲其可哀也若是者綿三百里而

餘自長舉之西可以導江而下二百里而至

管之人莫得知也吾受命于君而有斯人其

可已乎

盛秋窮冬二句一作水潦于秋雨雪于冬上踏音匍又匹候切藉慈夜切下同相藉一作相枕餽音運之西一作而西長舉與州屬縣名成州同谷郡今為鞏昌府成縣踏僵也說乃出軍府之幣以備器用即文野饋日饋

山嶽功由是轉巨石仆太木焚以炎火沃以

食醯摧其堅剛化為灰燼奮錘之下易甚朽

壤乃闢乃墾乃宜乃理隨山之曲直以休人

力順地之高下以殺湍悍厥功既成成如其

素傲即又切醯馨兮切春音本錘側治切殺所界切湍悍一作水怒○新史地理志與州長舉縣元和中節度使嚴礪自縣而西疏嘉陵江二百里焚巨石沃醯以碎之通溝以

饋成州 於是決去壅土疏導江濤萬夫呼拊

莫不如志雷騰雲奔百里一瞬既會既遠澹

為安流烝徒謳歌枕卧而至戍人無虞專力

待寇瞬音舜澹一作淡○惟我公之功疇可

侔也而無以酬德致其大願又不可得命致

至矧公之始來屬當惡歲府庾甚虛器備甚

殫饑饉昏札茲徙充路賴公節用愛人克安

而生老窮有養幼乳以遂不問不使咸得其

志殫音單徙一作徒饑音僅○左傳札瘥天昏注天歎曰札小瘥曰瘥短折曰天昧名

柳河東集卷之六

柳河東集卷之六

柳河東集卷之六

柳河東集卷之六

柳河東集卷之六

柳河東集卷之六

曰公命鼓鑄庫有利兵公命屯田師有餘糧
 選徒練旅有衆孔武平刑議獄有衆不黷增
 石爲防膏我稻梁歲無凶災家有積倉傳館
 是飾旅忘其歸枉梁已成人不履危黷音漬
切杜一若是者皆以戎隙帥士而爲之不出
 四方之力而百役已就且我西鄙之職官故
 不能具舉方一作人且惟公和恒直方廉毅
 信讓敦尚儒學揖損貴位率忠與仁以厚其
 誠其有可以安利于人者行之堅勇不俟終

日其興功濟物如此其大也如此上一管之
 爲國者惟水事爲重故有障大澤勤其官而
 受封國者矣矣一作焉○左傳昭公元年臺
諸汾川禮記冥西門遣利史祀興歎門豹爲
勤其官而水災西門遣利史祀興歎門豹爲
名聞天下澤流後世漢書溝洫志魏文侯時
西門爲鄴令有令名至文侯曾孫襄王時與
羣臣飲酒王祝曰魏令臣皆如西門豹之爲
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
獨二百畝是惡田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
知用是不智也於白圭壑隣孟子不與見孟子
是以起爲鄴令公能夷險休勞以惠萬代其功烈尤章章

焉不可蓋也是用假辭謂工勒而存之用永
憲于後祀

全義縣復北門記

全義本名臨源大曆四年更名屬桂州今為桂林府興安縣記云盧遵即子厚之內弟涿人也。唐順之曰自作議論

賢者之興而愚者之廢廢而復之為是習而循之為非恒人猶且知之不足乎列也然而復其事必由乎賢者推是類以從於政其事可少哉一本賢者愚者無一者有字又無廢賢而習而四字。茅坤曰觀亦自奇

莫大於成功愚莫大於怪且誣怪在日桂之中嶺而邑者曰全義衛公城之南缺以平盧遵為全義視其城塞北門鑿他雉以出問之其門人曰餘百年矣或曰巫言是不利於令故塞之或曰以實旅之多有懼竭其餽饋者欲迴其途故塞之餽奇既切迴棟自音去聲未詳且誣欺賢者之作息利乎人反是罪也余其復之思下字詢于羣吏吏叶厥謀上于大府大府以兪邑人僂焉謹舞里閭居者思正其

少卿為潭州刺史因東泉為池環之九里丘陵

林麓距其涯抵鳥清洲交其中其岸之突而

出者水縈之若玦焉池之勝於是為最九里

三里抵音連俗體一作玦一作玦古穴切

說文丘土之高者又林屬於山則為麓爾

雅大陸曰阜太阜曰陵外謂之壘壘外謂

之林抵小渚也說文海中可居之山可倚止曰島

爾雅水中可居曰洲釋名小洲曰渚公曰是

非離世樂道者不返有此卒投賓客之選者

譙國戴氏曰簡為堂而居之而下一有令字

晉史戴逵堂成而勝益奇望之若連艦摩能

其齋也

與波上下就之顛倒萬物遼廓眇忽樹之松

栢杉楠被之菱芡芙蓉鬱然而陰繁然而榮

凡觀望浮游之美專於戴氏矣艦音廬艦音

艦在船後持權處艦船屋版也戰船四方施

版以禦矢杉楠皆木各備似於棗冬不落上

林賦沙棠櫟櫛郭戴氏嘗以文行累為連率

所實禮貢之澤宮而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

退讓受諸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歟率與

連率實禮謂為方鎮所辭也禮記射義天

二將祭必先貫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注

好孔氏書旁及莊文莫不總統以至虛

澤澤

澤澤

為極得受益之道其樂遺歟莊文謂莊子文子也漢書藝文

志文子九篇注云老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子第子易謙受益

弘農公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

雖勝得人焉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開

而廣堂不待飾而已矣與音煥○與大也

美哉輪焉戴氏以泉池為宅居以雲物為朋

徒攄幽發粹日與之娛則行室益高文室益

峻道室益懋交相贊者也既殫其內又揚于

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據抽居切○周禮保章氏以文

雲之物君子謂弘農公刺潭得其歧為東池

得其勝授之得其人豈非動而時中者歟於

戴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以不記之字

桂州裴中丞作警家洲亭記一本無裴中丞作四

字警音紫又既移切○子厚刺柳時

為桂州裴中丞行立作警姓也○筆

勢沛然寫得曠闊此走陶中固自具

丘壑者茅坤曰地之勝固奇消文亦

大凡以觀游名於代者不過視於一方其或

傍達左右則以為特異至若不驚遠不陵危

亦可東集卷二十七

環山洞江四出如一夸奇競秀咸不相讓偏

行天下者唯是得之驚馳也洞逆流也○茅坤曰亂處便措意新

桂州多靈山發地峭壁林立四壁署之左曰

灘水水之中曰訾氏之洲凡嶠南之山川達

于海上於是畢出而古今莫能知灘音離嶠渠妙也○

署州署也灘水一名桂江兩岸皆高山峻嶺秋人謂山銳而高曰嶠元和十二

年御史中丞裴公來蒞茲邦都督二十七州

諸軍州事盜遁姦革德惠敷施期年政成而

當天子平淮夷定河朔告于諸侯元和十二年裴行

徙桂州刺史桂管觀察使冬十月公既施慶

于下乃令僚吏登茲以嬉觀望悠長悼前之

遺作悠於是厚貨居氓移于閑壤伐惡木制

與艸前指後畫心舒目行忽然若飄浮上騰

以臨雲氣萬山西向重江東隘聯嵐含輝旋

視其宜常所未覩條然互見以為飛舞奔走

與游者偕來制扶勿切隘一作阮嵐盧含切互一本从俗體作于○制砍也

乃經工庀材攷極相方南為燕亭延宇垂阿

步簷夏衣周若一舍北有崇軒以臨千里左

浮飛閣右列閒館比舟為梁與波升降苞瀛
 山涵龍宮管之所大蓄在亭內日出扶桑雲
 飛蒼梧海霞島霧來助游物其隙則抗日檻
 於迴谿出風榭於篔中書極其美又益以夜
 列星下布顯氣迴合邃然萬變若與安期羨
 門接於物外則凡各觀游於天下者有不屈
 伏退讓以推高是亭者乎此匹靡匹婢二切
 諸本皆誤作化相
息亮切簷與欄同更平聲升一作昇海一作
 合音作廷顯音浩○凡具也又治也周禮
 夜及諸極星相度也樹八尺之臬而度其日
 之出入之景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正

南北也司馬相如賦步欄周流步欄者言其
 下可行步即今之步廊也一統志瀛山在桂
 林府東南瀛水經其下一各象鼻山龍宮疑
 指龍隱洞也今在府城東七星巖之前兩崖
 壁立仰視洞頂有龍跡其下水聲湧激如在
 三峽淮南子日出于暘谷拂于扶桑扶桑東
 夷地名蒼梧山名在梧州班固西都賦鮮顯
 氣之清英注顯日也安期羨門皆古仙人列
 仙傳安期生琅邪阜鄉人史記始皇之碣石
 燕人盧生求羨門○茅坤日中句法不免齊
 梁既成以燕歡極而賀咸曰管之遺勝築者
 必於深山窮谷人罕能至而好事者後得以
 為已功未有直治城挾闐闐車輿步騎朝過
 夕視訖千百年莫或異顧一旦得之遂出於

他邦雖博物辯口莫能舉其上者然則人之
 心目其果有遼絕特殊而不可至者邪音環音
音潰○市牆曰闌市門曰闌○末語氣甚宕逸蓋非桂山之靈不足
 以瓌觀非是洲之曠不足以極視非公之鑒
 不能以獨得噫造物者之設是久矣而盡之
 於今余其可以無籍乎瓌姑同切籍或作藉
曰子厚諸記結束每字用此法

邕州柳中丞作馬退山茅亭記

一作本無柳中丞退山在府城北十里區里昔人稱此

冬十月作新亭于馬退山之陽因高丘之阻
 以面勢無構櫨節椽之萃不斷椽不翦茨不
 刻牆以白雲為藩籬碧山為屏風昭其儉也

作爲柳記中第一予大不然之只此白雲爲藩籬碧山爲屏風二句何等稱陋茅坤曰興致摹寫足稱山水

構音薄櫨音盧椽音拙茨音慈○面勢謂方
 面形勢字見周禮構柱也櫨柱上跗也節者
 栢刻鏤爲山椽者樑上楹畫爲藻文也
 昭其儉見左傳桓公二年臧哀伯之辭是山
 峯然起於莽蒼之中馳奔雲壑亘數十百里
 尾蟠荒陬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若星拱蒼

翠詭狀綺縮繡鎔蓋天鍾秀於是不限於遐

喬也萃慈邨切莽蒼也盤瓠將侯切○莊子適莽蒼者二三殮而

謂突出也蠹直也然以壤接荒服俗參夷

微周王之馬跡不至謝公之展齒不及巖徑

蕭條登揆者以為歎微音叫○國語戎翟荒

常故曰荒服左傳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

將皆必有車轍馬跡馬南史謝靈運登躡常

着木屐上山則去其前歲在辛卯我仲兄以

齒下山則去其後齒

方牧之命試于是邦辛卯元和六年也子厚夫其德及故信孚信孚

有祭文云從事諸侯假于郡藩即謂此也

故人和人和故政多暇由是嘗徘徊此山以

寄勝槩迺堅迺塗作我彼宇於是崇朝而

木工告成壑許氣切○書若作宰家既勤垣

每風止雨收煙霞澄鮮輒肉巾鹿裘率昆弟

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椒而登焉於是手揮

絲桐目送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以極萬

類攬不盈掌椒一作極○離騷馳椒丘且焉

日西山朝來致有爽氣○手揮絲桐目送還雲

雲二句若劍為之更覺奇絕邵寶曰發禮織

于簡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

左妙

軍則清湍修竹蕪沒於空山矣

王羲之嘗與同志宴集於

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為序有五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是亭也僻介閑嶺佳境罕到不書

所作使盛跡鬱湮是貽林澗之媿故志之

劉辰

翁曰全用雅抹成一篇好文字到未更覺神也

永州韋使君新堂記

或無韋使君三字

年其州刺史見於集者六元和元年刺史章公見賀正元表二二年刺史馮公見修淨土院記又以前刺史崔君敏見南池燕集序及墓誌後又有崔簡者未幾以罪去見簡墓誌等文十年刺史崔能見湘源二妃廟碑

萬石亭記所謂韋公蓋在七八年間者也見上嶺南鄭相公啓及黃溪所

再詩○雅暢圓徹

將為穹谷嶼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山

石溝澗壑陵絕險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為

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

因其地全其天管之所難今於是乎在

成一切○一紀連作幾轉全用虛字襯成馬端臨曰發端數語大類莊子胠篋篇文字特語意變幻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微有不周環山為城有石焉繫于輿州有泉焉伏于土

塗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葩
 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為穢墟。度徒洛切于並
九疑山在零陵今屬寧遠縣 韋公之來，既逾
麓山足也書惟荒度土功 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芟其蕪，行
 其塗，積之丘如蠲，之澗如旣焚，旣醜，奇勢迭
 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清秀敷舒，
 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
 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透邃，堆阜突怒，乃作
 棟宇，以為觀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

伎於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
 廁隱顯，邇延，堊綠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之
 內。蠲音涓，劉柳濶，二音醜，山反，切內一作
外○漢書陳勝攻陳，守丞與戰譙門中，譙
門謂門上為高樓，以望也，樓亦名之為譙，故
謂美麗之樓為麗譙。○許應元曰：叙荒蕪處
便似箇荒蕪境界，叙修潔處便似箇修潔場所，可謂文中
有畫 已乃延客入
 觀，繼以宴娛，或贊且賀，自見公之作，知公之
 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
 之擇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
 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

望遠豈不欲家樓而戶曉茅坤曰贊賀語似不免俗韻而文亦

經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艸木土石水泉之適

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

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屋漏以為

二千石措法屋漏一作壁編爾雅西南隅

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漢書

音希紀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愁歎之聲

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其此者其惟良二千石

乎注刺史

稱二千石

永州崔中丞萬石亭記

一本無崔中丞三字○崔中丞

名能萬石山今在永州府城北山多

怪石下瞰碧沼歐陽修顯萬石亭詩

云山窮與水險上下極深洞故其於

文章出語多崔嵬謂此文也○布置

景色遠近全在筆墨濃淡得

乏此作畫之法實可作文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蒞永州間日登城

北墉臨于荒塋叢翳之隙間一作百叢一本

計切○墉垣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

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與欹側以入繇

谷跨谿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碁怒

虎鬪企者鳥厲抉其穴則鼻日相呀搜其

根則蹄股交峙環行卒愕疑若搏噬抉古穴切呀虎

切呀虎

加切股一作肱卒七沒切卒愕一作愕於是

目○其形容偏得於此而於石尤近

剗闢朽壤翦焚榛蕪決澮溝導伏流散為疎

林洞為清池寥廓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清濁

效奇於茲地非人力也剗音枯蕪與穢同乃

立游亭以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

眺望其上青壁斗絕沈于淵源莫究其極自

下而望則合乎攢巒與山無窮斗與陟同攢

山貌說文山小而銳曰巒黃作噴在官

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藝是莖眉危齒

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

之德歟既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

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鯢音倪○年八

雜也詩黃髮鯢齒注齒羣老又言曰懿夫公

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為二千

石既盈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恨公之嘉績

未洽于人敢頌休聲祝于明神盈一漢之三

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宥受茲錫漢制三公

其俸月各三漢有禮臣惟萬石君我公之化

百又十斛

始于閨門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

官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日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

君右人臣尊寵乃舉集其門且號奮為萬石

道合于古祐之自天犖夫獻辭公壽萬年

易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王宗元嘗以牋奏

世貞日勃然而頌若路若舞隸尚書鼓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時元和十

年正月五日記

零陵三亭記本是常情但又字宛轉綿

及茅坤日牢籠勝槩密汪洋唱嘆自是人不能

却又別出一番見解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為非政是大不然夫氣

頌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

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恒若有餘然後理

達而事成說觀游之理極其微也零陵縣東有山麓泉

出石中沮洳汚塗羣畜食焉牆藩以蔽之為

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沮將預切如人怒

注沮洳水浸處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荆楚

下濕之地也

間潭部舉之假湘源令潭部謂湖南觀察會

零陵政左賦擾民訟于牧推能濟弊來蒞茲

邑遁逃復還愁痛笑歌通租匿役暮月辨理

辨河東集卷二十七

十一

宿蠹藏茲披露，首服民既卒，稅相與歡歸道途，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鼙鼓之音，雞豚糗醕得及，宗族州牧尚焉，旁邑傲焉，然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
辨音辦首音狩馨音阜一作馨鼓聲非是糗丘鼓許久二切醕思呂切周禮以馨鼓鼓役事糗蒸米也醕澆酒也乃發牆藩，驅羣畜，決疏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功為池，爰有嘉木美卉，垂水叢峯，瓏靈蕭條，清風自生，翠煙自留，不植而遂，奐樂廣閑，鳥慕靜深，別孕巢

穴沈浮，嘯萃不畜而富。

均於交切瓏音籠瓏即玲字音零說文

均地窳下也

伐木墜江，流于邑門，陶土以埴，亦在

署側，人無勞力，工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

明，高者冠山巔，下者俯清池，嬰衣膳饗，列置

備具，實以燕好，旅以館舍，高岡游息之道具

於是邑由薛為首，饗於恭切舍去聲在督禪，謀謀

而獲，謀音忱左傳襄公十一年禪謀能謀

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則必使必子彈琴而理

定音伏宓不齊字子賤為單父宰鳴琴不以

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為單父戴星而入以

身親之單父亦治于賤日彼任
 力我任人任力有勞任人春逸亂慮滯志無
 所容入則夫觀游者果為政之具歟薛之志
 其果出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
 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則邑民之福其
 可既乎慮集日既以游觀為余慶其始而欲
 久其道乃撰其事以書于石薛拜手曰吾志
 也遂刻之

唐柳河東集卷第二十七終

唐柳河東集卷第二十八

明橋李蔣之翹輯注

記

零陵郡復乳穴記

據地理志零陵乃于永
 州郡名今言石鍾乳
 連之人告盡者區年而顯以零陵誤
 也唐地理志載連州連山郡貢石鍾
 乳本草唐注亦載其次出連州本堂
 言永州出以年及之元和四年永州
 刺史崔簡連州刺史乃崔君敏一州
 刺史之姓同故題亦從而誤耳後子
 厚有與崔連州論石鍾乳書可徵也
 顯以下連山郡復乳穴記則於文為合
 妙在雜然而謠一段都是將無作
 看然語言皆有斟酌出人類此唐順

之日叙事奇而束處更奇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于部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不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部。本草石鍾乳味甘溫無毒主效逆上氣明目益精安之藏通百節利九竅久服延年圖經云生少室山谷及泰山今道州江華縣及連英部階峽州山中皆有之生山崑陰濕處瀝山液而成空中相通長六七十寸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謠曰：毗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為不信，起視乳穴。毗與限字同穴人

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也。作邪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給焉。今吾刺史令剛而志潔，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給徒亥切說文給欺也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也。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為。今下一有士聞之曰謠者

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為政也而獨非祥也歟士聞之一作亦常語而下得奇

道州毀鼻亭神記

毀一作斥鼻與車同道州圖經昔舜封象有鼻國即其地前漢書注有鼻在零陵今零陵有鼻墟是也按集道州文宣王廟記云薛伯高以十年一月用牲幣于廟而此云九年來刺道州既底于理似非始至之事子厚以明年正月名其日某謫永州記必將名

時作○王世貞曰點綴鬱然

鼻亭神象祠也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恒新相傳且千歲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除穢革邪敷和于下州之罷人去亂即治變呻為謠若痿而起若矇而矇騰踴相視謹愛克順刺一作刺字同罷音疲痿人住於危一切矇音蒙矇力小切○痿痺濕病也漢書如痿人不志和既底于理公乃芟民風披地圖得是祠駭曰象之道以為子則傲以為弟則賊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

以惡德而專世祀始非化吾人之意哉命亟
 去之君上一於是撤其屋墟其地沈其主於
 江公又懼楚俗之尚鬼而難諭也乃徧告于
 人曰吾聞鬼神不歆非類又曰淫祀無福凡
 天子命刺史于下非以專土疆督貨賄而已
 也蓋將致孝悌去奇邪俾斯人敦忠睦友祇
 肅信讓以順于道吾之斥是祠也以明教也
 苟離于正雖千載之違吾得而更之況今茲
 乎苟有不善雖異代之鬼吾得而攘之況斯

人乎

一本無於江至論也十四字將致一
 將窮奇居宜切肅一作庸苟下無有
 字○主木主也左傳僖公十年晉狐突曰神
 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注歆饗也禮記非其
 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州民既
 正義稟凜似昌黎祭鱸魚文口聲

論相與歌曰我有香老公燠其肌我有病癢
 公起其羸髻童之驚公實智之鰥孤孔艱公
 實遂之孰尊惡德遠矣自古孰美淫昏俾我
 斯馨千歲之冥公闢其戶我子洎孫延世有
 慕奇音構燠於六切癢音隆羨一
 作恣○以歌謠入文最爲生色宗元特謫
 永州邇公之邦聞其歌詩以爲古道罕用賴

公而存斥一祠而二教興焉嗣罰行于鬼神
愷悌達于蠻夷不惟禁淫祀黜非類而已願
為記以刻山石俾知教之旨罰下一無明字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

龍興寺今改名太平

門內○事甚神異而解亦透

永州龍興寺東北既有堂堂之地隆然負墉
甃而起者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為堂也
夷之而又高凡持鋪者盡歿甃蒲歷切鋪側洽切○爾雅錕

甃謂之甃夷甃平也鋪錄也永州居楚越間其人鬼且機由

是寺之人皆神之人莫敢夷呂氏春秋荆人鬼越人機

俗也列子楚人鬼越人機注信鬼神與機祥也史記天官書及漢志

有地長之占而凶其說甘茂盟息壤蓋其地

有是類也長臻兩切茂一作茂○史記天官書載水澹澤竭地長西漢天文志

所載同寔不原其說史記秦答之異書有記

王迎甘茂於息壤因與之盟答之異書有記

洪水滔天鉞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乃令

祝融殺鉞于羽郊其言不經見今是土也夷
之者不幸而歿豈帝之所愛邪與與同○山海經啓筮

柳河東集卷二十八

四

云鮑竊帝之息壤以堙南方多疫勞者先歿
洪水云云又見淮南子則彼持鍾者其歿於勞且疫也土身能神余
恐學者之至於斯徵是言而唯異書之信故
記于堂上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子厚謫永州十年凡為記序其年月

有不可得而及者此其一也○豪逸有氣能自結撰故佳茅坤曰曠與二字為案亦奇

游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與如也如斯而已
其地之凌阻峭出幽鬱寥廓悠長則於曠室

抵丘埵伏灌莽迫遽迴合則於與室

灌木叢生莽宿

也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迴環日星臨瞰

風雨不可病其敞也因其與雖增以茂樹叢

石穹疇洞谷蔚若林麓不可病其邃也

○王世貞曰其做其邃未妥不識更有佳字可易否今所謂東丘者與

之室者也其始龕之外弃地余得而合焉以

屬於堂之北陲凡坳窪坻岸之狀無廢其故

龕音甚合一作發均於交切窪鳥瓜切坻音遲○龕塔下室也陲邊也窪清水也屏

以密竹聯以曲梁桂檜松杉檉栲之植幾三

百本嘉卉美石又經緯之俛入綠縹幽蔭蒼蔚步武錯迭不知所出溫風不燥清氣自至小亭陜室曲有與御然而至焉者往往以邃為病棟音駢榭與楠同蒼音穰蔚音畏迭阮古切燦式灼切陜胡來切小一作水○詩蒼今蔚分注草木盛也噫龍興永之佳寺也多之貌迭過也陜隘也登高殿可以望南極闢大門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曠也而於是小丘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游有二者無乃闕焉而喪其地之宜乎王世貞曰提得前丘之幽幽可以處休丘之語醒且不費力

窅窅可以觀妙潏暑遁去茲丘之下大和不遷茲丘之巔與乎茲丘孰從我游余無名公之德懼翦伐之及也故書以祈後君子窅伊道一作頓下協音戶○詩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名伯所茨序云美名伯也名伯之發明於南國○事韻語逸致翩翩唐順之日臨了更健舉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寺在零陵縣今名高山柳集中有西山宴遊記云因坐法華西亭時元和四年九月則此記當在前作○此老胸中玲瓏解脫畧無沾惹如末後翻出覺照數語是何等意思

法華寺居永州地最高有僧曰覺照照居寺西廡下廡之外有大竹數萬又其外山形正絕然而薪蒸篠簞蒙雜擁蔽吾意伐而除之必將有見焉篠音小簞徒黨切○麤曰薪細曰蒸書篠簞既數篠小竹簞大竹照謂余曰是其下有陂池芙蓉中以湘水之流衆山之會果去是其見遠矣遂命僕人持刀斧羣而剪焉叢莽下頽萬類皆出曠焉茫焉天爲之益高地爲之加闊丘陵山谷之峻江湖地澤之大咸若有增廣之者茅坤曰上詞亦曠

達夫其地之奇必以遺乎後不可曠也余時謫爲州司馬官外常員而心得無事乃取官之祿秩以爲其亭其高且廣蓋方丈者一焉或異照之居於斯而不蚤爲是也外字下一有乎字○永貞元年貶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余謂管之上人者不觀其照也逾寂其覺也逾有然則繼之礙之者爲果礙邪今之闢之者爲果闢邪彼所謂覺而照者吾詎知其不由是道也豈若吾族之

摯摯於通塞有無之方以自狹邪塞下一平字○用

本色語或曰然則宏書之乃書于看翻得奇

永州龍興寺西軒記記作于到永之初元和改元時○出

佛道處甚滯泥可憎

永貞年余各在黨人不容於尚書省出為郇州道貶永州司馬至則無以為居居龍興寺西序之下余知釋氏之道且久固所願也然余所庇之屋甚隱蔽其戶北向居昧昧也寺之居於是州為高西序之西屬當大江之流

江之外山谷林麓甚眾於是鑿西塘以為戶戶之外為軒以臨羣木之杪無所不矚焉不徙席不運几而得大觀本無所字夫室嚮者之室也席與几嚮者之處也嚮也昧而今也顯豈異物邪因悟夫佛之道可以轉惑見為真智即羣迷為正覺捨大闇為光明夫性豈異物邪孰能為余鑿大昏之壙闢靈照之戶廣應物之軒者吾將與為徒遂書為二其一志諸戶外其一以貽與上人焉與上人姓名重亞

柳州復大雲寺記

武后天授元年七月有東魏國寺僧法明等十人偽撰大雲經四卷表上之曰太后乃爾勒下生當代唐為閻浮提主制頒于天下今請州各置大雲寺總度僧千人柳州大雲寺在今府城南仙奕山下記元和十一年作

截人信祥而易殺傲化而佞仁病且憂則聚

巫師用雞卜漢武帝元封二年初令截巫祠上帝百鬼而用雞卜番馬雜編嶺表凡小事必卜名雞卜鼠卜米卜着卜牛骨卜雞卵卜田螺卜始則殺小牲不可則殺中牲又不可

則殺大牲而不可則訣親戚飭歿事曰神

不置我已矣因不食蔽面歿一本無以故尸

易耗田易荒而畜事不孳董之禮則頑束之

刑則逃唯浮圖事神而語大可因而入焉有

以佐教化一音伎因下無而字柳州始以邦命置四

寺其三在水北而大雲寺在水南水北環治

城六百室水南三百室俄而水南火大雲寺

焚而不復且百年三百室之人失其所依歸

復立神而殺焉元和十二年刺史柳宗元始

至逐神于隱遠而取其地其傍有小僧舍闕

之廣大達達橫術北屬之江術音遂。九達謂之達。邑中道。

日術。月令審端。經術。江。柳江也。在今府城南。一名海。水。告于大府取寺

之故名作大門以字揭之立東西序崇佛廟

為學者居會其徒而委之食使擊磬鼓鐘以

嚴其道而傳其言而人始復去鬼息殺而務

稱於仁愛病且憂其有告焉而順之庶乎敘

夷之室也憂下。無其字。大府謂觀察府也。凡立屋大小若

千楹凡闢地南北東西若干畝凡樹木若干

本竹三萬竿圃百畦田若干塍治事僧曰退

息曰令寰曰道堅後二年十月某日寺皆復

就周一作周。勝音繩。○哇。菜哇也。勝。稻哇。好也。

永州龍興寺修淨土院記一作與上人。修淨土院記。

土音杜。○記云。今刺史馮公作大門。馮刺史永州在元和二三年記。當在是時。作淨土。佛國土也。

中國之西數萬里有國曰身毒釋迦牟尼如

來示現之地彼佛言曰西方過十萬億佛土

有世界曰極樂佛號無量壽如來其國無有

三惡八難眾寶以為飾其人無有十纏九惱

羣聖以為友有能誠心大願歸心是土者苟
 念力具足則往生彼國然後出三界之外其
 於佛道無退轉者其言無所欺也身音捐毒音篤難乃
且切。身毒即天竺也釋迦牟尼者迦維衛
國淨飯王太子姓刹利三惡八難見淨名疏
十纏見名晉時廬山遠法師作念佛三昧詠大
垂裕篇勸于時其後天台顛大師著釋淨土十疑論
 弘宣其教周密微妙迷者咸賴焉蓋其留異
 跡而去者甚眾顛魚豈切。遠謂慧遠也智
顛眼有重瞳於明通達請金
陵尾楷寺永州龍興寺前刺史李承旌及僧
創弘禪法

法林置淨土堂于寺之東偏常奉斯事逮今
 餘二十年廉隅毀頓圖像崩墜會與上人居
 其宇下始復理焉旌日職切音質上人者修最上乘
 解第一義無體空折色之跡而造乎真源通
 假有俗無之名而入於實相境與智合事與
 理并故雖往生之因亦相不捨禪有淡淺等
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
此心即佛依此而修者為最上乘弘明集真
諦日第一義諦誓葺茲宇以開後學有信士
俗諦亦曰世諦圖為佛像法相甚具焉今刺史馮公作大門

以表其位，余遂周延，四阿環以廊廡，續二大士之像，繪蓋幢幡，以成就之。續，胡對切。切，音詩。嗚呼

有能求無生之生者，知舟筏之存乎？是遂以

天台十疑論書于牆宇，使觀者起信焉。筏，音伐。

金剛經，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法華經，若乘戒舟鼓，以慈棹，而不能橫截風濤，達登彼岸者，無此理也。

永州鐵爐步志

附志云：余乘舟來居九年，此當於元和八年。

作風刺華，胃亦稱亦毒。

江之滌，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縻，音靡。○吳人呼水

際，為步。韓文羅池廟碑云：步有新船，若爪步之類是也。永州北郭有步

曰鐵爐步，余乘舟來居九年，往來求其所以

為鐵爐者，無有問之人，曰：蓋嘗有鍛鐵者，居

其人，去而爐毀者，不知年矣，獨有其號，冒而

存。或無鐵字。余曰：嘻，世固有事去名存，而

冒焉，若是邪？步之人曰：子何獨怪？是今世有

負其姓而立於天下者，曰吾門大，他不我敵

也，問其位與德，日久矣，其先也。然而彼猶曰

我大世，亦曰某氏大，其冒於號，有以異於茲

步者乎向使有聞茲步之號而不足釜錡錢
 鑄刀鉄者懷價而來能有得其欲乎則求位
 與德於彼其不可得亦猶是也位存焉而德
 無有猶不足以大其門然且樂為之下子胡
 不怪彼而獨怪於是錡奇聲二音錢音翦鑄
 注有足日鏡無是日釜周禮鍛氏為鑄
 器注錢鑄甲器刀鉄兵器也鉄莖斫刀大者
 桀員禹紂員湯幽厲員文武以傲天下由不
 知推其本而姑大其故號以至於敗為世笑
 僂斯可以甚懼若求茲步之實而不得釜錡

錢鑄刀鉄者則去而之他又何害乎子之驚
 於是末矣僂與
 戮同余以為古有太史觀民風采
 民言若是者則有得矣嘉其言可采書以為
 志王制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
 觀民之所好惡漢時亦分八使周適四方
 巡行風俗
 觀采方言

